

盜妃天下

盜妃天下

完美珍藏版

下册



月出云
著

她以为爱上了另一个人，却不想兜兜转转，依旧在一棵树上吊死！
他以为他不爱她，却原来那情，早已如罂毒，深入骨髓，融入骨血……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非外借

盜妃天下

完美珍藏版

下

YUE CHU YUN
WORKS
月出云 著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第一卷
情海微澜

第三卷



如梦令

情海微澜

白日里看山，绵绵群山，崇山峻岭，山清水秀，云雾缭绕，不失为佳景；晚上看，却是另一种境况了，处处黑压压的山峦，阴森森的。

夜里的山风极冷，像刀子一样，刮透了貂皮披风。走在山路上，时不时听到野兽的吼声，令人胆战心惊。

瑟瑟握紧手中的新月刀柄，准备随时出鞘。手中拿着风蔷薇那颗珠子，微弱的清光，只能照见足下尺许远，不过这就足够了，凭着这一丝光，瑟瑟才没有掉入深渊。

她在山中走了约一个时辰，感觉自己已经出了春水楼地界。半夜里这样在山间游荡，着实危险，若是不小心掉下山崖，就算是有轻功，怕也难以活命。

正想找一处地方躲一躲，待天亮了再出山，无边暗林中，忽然一阵窸窣声，一种血腥的气息，随着夜风，悄悄地潜了过来。一股凉气顺着瑟瑟的脊背蹿了上来，她的手臂和双腿，都一点一点化成了冰。

瑟瑟惊恐地回头，不远处的黑暗中，有两点绿光在闪烁，隐约听得到喘息之声。

有野兽！

瑟瑟心中大惊，伸手一拔，新月弯刀出鞘。就在此时，那两点绿光伴着一个庞大的黑影向她压了过来。

天太黑，瑟瑟根本就没能看清扑来的是什么野兽，只能听风辨位，她迅速旋身躲开，同时弯刀一挥，似乎是刺中了野兽的前腿。野兽一击不中，还被瑟瑟的弯刀划伤，顿时兽性大发，狂吼一声，黑影紧跟着一阵腥风，再次向瑟瑟扑来。

瑟瑟挥刀迎上，就着微弱的月色，和野兽周旋了数十招。最后，瑟瑟借着淡淡的月色，辨清野兽的脖颈，直直刺了过去。野兽中刀倒下，只是，发了狂的爪子还是在瑟瑟肩头划了一下，火辣辣地疼。

瑟瑟从衣衫上撕下布条，将伤口简单包扎了一下，这才就着月光看清眼前的野兽是一只大虎，真是凶猛的家伙。

瑟瑟擦了擦额角的冷汗，这才发现，和大虎周旋时，身上的那粒照明的珠子不见了。找了好久，也没有找到。瑟瑟叹了口气作罢，反正也不打算夜里出山了。

走夜路加上杀老虎，耗费了瑟瑟一些体力，此时，她有些虚弱。眼前一片黑压压的林子，瑟瑟纵身上了树，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枝丫，便躺在上面休息。她身上盖着风蔷薇给她的披风，

倒还算是舒服的，林子里的风比山崖上小得多，身上也不怎么冷了。

瑟瑟之前的内功心法练到了第四重，上次在海上和西门楼大战，损失了些许内力，如今的功力只有三成多。这次回到东海，是要好好地习练内功了。

她合上双眼，暗运真气调理内息，约莫过了一个时辰，瑟瑟闻着林子里幽淡的野花香气，坠入了梦乡。

明春水是突然醒来的，他并没有做噩梦，但不知为何会从酣眠中惊醒。醒来后，这才发现怀里抱着的，是锦枕。

他心中蓦然一沉，不好的预感袭来，睡意全消，披衣下床，屋内屋外寻了一遍，寻不到瑟瑟青衣翩然的身影。

此时云轻狂过来禀告道：“楼主，属下有夫人的消息。夫人方才出了山谷，属下已经派人去寻了。”

明春水黑眸中墨霭重重，闻言眸色一亮，大步向外走去，竟然连外衫也来不及穿上。

一个侍女慌忙取了一件厚厚的披风，却只能遥见明春水疾步而去的身影。云轻狂低叹一声，接过披风，追了过去。

风蕾儿给瑟瑟的那颗珠子，是涂着特殊香气的，一只小白鼠从风蕾儿袖中爬出来，在空气中辨认着那香气，沿着山道向前爬去。一众侍卫举着松油火把，尾随着小白鼠一路奔去。他们追到一处山坡上，看到一只被杀死的大虎，趴在那里。

众人倒抽了一口气，明春水和云轻狂恰在此时赶到。

明春水眸光犀利，冷声问道：“人呢？”

小白鼠不再向前爬，钻到大虎的爪子处，啾啾地叫。

明春水伸袖一拂，虎爪被掀开，爪子下，压着一颗泛着柔光的珠子。立即有春水楼的人上前将珠子捡了回来，递到明春水的手中。明春水捏着珠子，眸光忽然一凝。

珠子上沾染着血丝，他蹲下身，看到虎爪上，也是淋漓的鲜血。虎身上流出来的血还不曾流到这里，可想而知，这是和虎搏斗的那人身上的血。

瑟瑟！

珠子寻到，却断了人的消息。

明春水伸掌一拍，如腰粗的大树咔嚓齐腰折断，碎屑纷飞。他的心也炸开似的痛楚，那痛楚蔓延到全身，四肢五脏，无一处不痛。

他环视四周，看到四周的地形都是极其陡峭的，受了伤，她绝不会在深夜里下山。看到不远处那处林子，他冷声吩咐道：“到林子里去看看。”

众人分散开，到林中搜寻。

偌大的林子被火把照得一片亮堂，明春水的眸光好似被黏住一般，凝注在一棵树上。

江瑟瑟蜷缩在树上睡得正酣，身上盖着风蕾儿那件貂皮披风。四周的动静将她惊醒，她

睁开眼睛，只看到一片沉沉的黑暗。忽然忆起自己这是在幽暗的林中，她动了动身子，从枝丫上坐起身来。

黑暗中，方才的声音似乎又消失了，林中是一片诡异的寂静。

瑟瑟觉得有些奇怪，仰首向空中看了看，空中是一片浓墨般的黑，睡之前那美丽的星星和月儿已经不见。

这么快便阴天了吗？

她轻轻蹙眉，若是山间下雨便糟糕了，她从树上跃下来，决定继续下山。

林中，被火把照得通明，众人屏息看着瑟瑟，却见她好似根本就没有看到他们。风蔷薇心中一沉，八九月份正是林中黄茅瘴最盛之时，她竟然忘了给瑟瑟一颗解瘴毒的药丸。看样子，瘴毒侵体，已经致使楼主夫人暂时目盲了。

瑟瑟摸索着走了两步，顿觉诧异，怎的眼前竟这般黑啊。这样子摸索着下山，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而且，她觉得周围的气氛有些诡异。

她的脚步忽然一顿，只觉得玉手摸上了一堵障碍。

硬朗的，温热的，还伴有咚咚的心跳声。

这是人的胸膛，一股青竹的淡香扑鼻，瑟瑟一呆，连连后退，可是手却已经被一双铁钳般的大掌牢牢握住了。

明春水在林子外，白衫当风，猎猎飞舞，看上去风姿娴雅，云淡风轻，只是白衫下的身子却绷得像一根弦，面具下的黑眸墨鸞重重。

他的视线紧紧锁着瑟瑟，看着她从树上跃身而下，看着她纤长的黛眉轻蹙，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着迈步。

他的视线紧紧锁着瑟瑟，看着她从树上跃身而下，看着她纤长的黛眉轻蹙，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着迈步。

他一言不发，就那样淡淡地望着她，眼神如冰封镜湖，不兴一丝波澜，薄唇紧紧抿成一条线。直到瑟瑟一步一步，茫然而戒备地走到他面前，直到她的手，不小心触到了他的胸膛，他才猛然伸手，一把握住了瑟瑟的手腕，将她拽到了怀里。

瑟瑟整个人僵硬地伏在他的胸前，淡淡的青竹气息，瑟瑟便知晓了眼前之人是谁。她的心骤然一缩，怎就被他追上了呢？可是，他看到了她，为何她却一点儿也看不见他呢？

这沉沉的泼墨般的黑，如此沉重，如此浓郁，压得她几乎窒息。

难道说，她目盲了？怎么可能？她仰首，眨了眨眼，在黑暗里搜寻着他的脸。可是，却一无所获。

明春水望着瑟瑟那双黑眸，曾经清澈如水、顾盼神飞的黑眸，此时虽依然美丽清澈，却沉静得如同两面镜子，只是反射着点点火把的光辉，眼神深处，却是一片无尽的空虚和茫然。

虽然方才他已经怀疑她目盲了，如今亲自确定，他心头剧震，如遭雷击。

他伸手，修长的手指从她纤长的眼睫上划过，指尖竟不可遏止地颤抖。

她看不到他了！

所有的冷静和沉稳全然崩溃，他张开双臂，狠狠地抱住她，那么紧，似乎要将她揉碎在怀里。

云轻狂将一支松油火把插在地上，挥手示意所有的人都是从林子里退出去。一瞬间，林子里只余明春水和瑟瑟两人紧紧相拥。

“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”明春水低沉暗哑的声音从瑟瑟头顶上传来，带着不稳的气息颤抖。

那颤抖好像是哽咽，瑟瑟彻底被惊呆。这一瞬，她感觉到了他的真心。可是，想起那个被他抱回来的女子，他对她，也该是真心的吧！他的真心，何其多！

“明楼主，你来，是要送我离去吗？”瑟瑟挣不开他的怀抱，便淡淡说道。清丽的容颜在火光掩映下，透着一丝冷冷的疏远，“你看我，似乎目盲了，楼主不来，我自己还真的走不出这绵云山呢！”

听着她疏远的称呼、冷淡的话语，他一点一点放开他的怀抱，掬起她的下巴，看着她唇角那抹冷淡的笑意，他的心又一阵紧痛。

当日走得太急，没顾上给她留话，害她在黑山等他，又多日不归，她这些日子一定对他失望透顶。如今又带回来一个女子，她怎能不怨？

他低低叹息一声，有些无奈地望着她。眼底深处，却明明有着浓浓的、挥之不去的情意，剪不断理还乱。那样的眼神，分明是又恨又恼、又爱又怜、为情所困的神色。

“你是我明春水的妻，今生今世都只能留在我身边，我不会放你走的！”明春水霸道地宣布，每一字都掷地有声。

“是你的妻吗？”瑟瑟冷笑道，“我记得，我们还没有拜黑山神呢，据说在你们昆仑奴中，这就等同于我们汉人的拜堂礼节，既然没有拜堂，你我就依旧不算夫妻。”

明春水心中一痛，他柔声说道：“瑟瑟，对不起，我让你受委屈了。明日我们就去拜黑山神！”

瑟瑟倏地退开，冷声道：“拜黑山神，和谁呢？和我吗？那对不住了，我已经决定不再嫁你了。我看，你还是和你的心上人去拜黑山神吧！”

难道他以为她还愿意嫁给他吗？她冷然拍眸，就算看不到他，也依旧不想输了气势。

她的冷漠和疏淡，她的洒脱和傲岸，令明春水心中顿时抓狂。他感觉到她就像一缕风，随时都会飘远，让他无论怎么抓也抓不住。他怀疑，他根本就没有得到过她的心，不然，她何以会如此潇洒地弃他而去？

他黑眸骤缩，痛声道：“瑟瑟，你觉得我明春水是那样的人吗？你觉得我们这些日子的恩爱都是假的吗？”

瑟瑟静静伫立在那里，听着他的质问，思及他的柔情他的宠溺，心中一颤。只是，她脸色依旧清冷，没有说话。就算是真的，她能留下来吗？他们之间，还隔着她受重伤的意中人。

“江瑟瑟，你的目盲了，难道心也瞎了吗？”看到她良久不答话，他冷声说道，“还是，

一直以来，你对我的情都是假的？”

他带回来一个女子，却在这里质疑她的感情？如果是假的，她会将自己的身心全部交给他？他以为她是随便的女子吗？

瑟瑟感觉到自己被轻贱了，她就好似刺猬一般，迅速抖开身上的尖刺，撇唇冷笑道：“我早就嫁过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又不是黄花大闺女，不过是睡了几夜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你还真以为我爱你至深呢？”

她的话令他黑眸危险地眯起，为了离开他，她连这样自我轻贱的话都能说得出来？

“是吗？那你是说，你和璿王，也曾那样蚀骨地缠绵，是吗？”明春水咬牙恶狠狠地说道。

“不错！明春水，既然知道了，你该放我离开了吧？”

“如若我说不呢？我偏要留下你，永不放你走！”明春水的声音从黑暗中徐徐传来，带着永不放弃的笃定。

眼前一片幽暗，瑟瑟看不到明春水，却能感受到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凌厉气势，很显然，他是生气了。自从相识以来，她还从不曾见过明春水生气。虽然说，她知晓，身为春水楼的楼主，必定也是身经百战、心狠手辣的。可是，他在她面前，永远是慵懒的、洒脱的、戏谑的，好似云朵一般纯净明朗的。

然，今夜，他终于生气了，是吗？

他的气息透过夜风向她身上一点一点袭来，凌厉、霸气、愤怒。

瑟瑟惨然一笑，伸手，摸到腰间的刀柄，一点，一点，轻轻地抽了出来。

明春水看到她的动作，眸光一寒，冷声道：“江瑟瑟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新月弯刀在火光映照下，闪耀着冷冷的寒芒，那冷冷的寒芒将瑟瑟的清眸映亮。

瑟瑟眯眼呵呵笑着冷声说道：“明楼主，今夜我是一定要走的，请你放了我，不然，我们只能兵戎相见了。”

“哈哈！”黑暗里，传来明春水的笑声，狂傲中透着深深的痛楚和浓浓的自嘲。

“好！好！江瑟瑟，既然你这么想走，那你好自为之。”他又气又恨，冷笑几声，便听得他脚步声渐行渐远。

他走了吗？

良久，瑟瑟依旧怔怔地站在那里，听着周围的动静。

静，夜好静！没有一丝声音。

瑟瑟终于舒了一口气，但是，心头泛上来的除了苦涩还是苦涩。

他走了！走吧！

把所有的温暖、所有的羁绊、所有的柔情统统带走，把坚硬、孤单、寂寞和傲岸统统还给我。

默立片刻，瑟瑟抓紧弯刀，向前探着，缓缓地挪动着脚步。

一步，两步，目盲的人要在山里行走，是何等艰难。四周的黑暗令她心中极其焦躁，这眼睛怎么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盲了呢？他着实狠心啊，竟然都没有让云轻狂来为她治眼。是了，

云轻狂应当还留在春水楼为他的意中人治伤吧！怎么可能顾得上她呢？

她淡淡地笑了笑，继续挥舞着弯刀前行。一不小心，脚底下被什么绊了一下，身子向前倾。瑟瑟提起内力，身子向后一飘，总算没有扑倒在地。只是，后背却毫无预兆地撞到了树干，一阵疼痛袭来，她如破娃娃般摔倒在地上。

耳畔一阵风声袭来，瑟瑟大惊，手中弯刀向着虚空之中划去。一招落空，手腕骤然被握住，弯刀已经脱手，到了别人手中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瑟瑟感觉到了面前凌厉的气势。不用猜，她也知晓明春水又回来了。

只是一招，他便夺了她的弯刀。

天下无敌的春水楼明楼主，纵然她没有目盲，也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，如今，她是个瞎子啊！

明春水静立在瑟瑟身前，居高临下俯视着瑟瑟：“江瑟瑟，你要胜过我，还差得远！”

他的声音，从黑暗中悠悠传来，有如魔音。

瑟瑟淡淡一笑，无论比什么，她都不是他的对手！

他的大手扣住她的纤腰，将她整个人揽起来。他将她抵在树干上，俯身，火热的吻便落了下来，带着他的怒意，带着他的爱恋，好似惩罚她一般，那么强势、那么霸道、那么狂野地吻着她。没有一丝温柔，好似要将她整个人生吞活剥。

她气恨交加，张口咬了他的唇，他不以为然，依旧和她继续纠缠。唇舌交缠间，血腥味弥漫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终于放开她，在她耳畔低低说道：“江瑟瑟，这一世，你休想逃离我身边。”

一字一句，有如宣判。

一声一声，有如魔障。

腰间忽然一麻，她被他人点了穴，虚弱的身子跌倒在他的怀里。耳畔一阵呼呼的风声，她感觉到他抱着她，在山间飞纵着。睡意渐渐袭来，他点住的是她的睡穴。

第二章

伤她救她

梦里依稀去过许多地方，从璇玑府的初见到东海上血战，从临江楼畔的琴箫合奏到海上风雨同舟。最后停留在那片花海里的绝舞。他宽大的手掌托着她，她如同蝶一般翩舞。

她以为找到了那双可以托着她翩舞的手掌，可最终发现，这或许只是一个妄想。因为那双手，可能还会去环抱别的女子，不仅仅属于她。

一片鸟鸣声啾啾传来，瑟瑟缓缓地睁开双眸，可是入眼处，依旧是一片沉沉的黑。这才记起，她已然目盲了。

室内静悄悄的，她身子一动，一个手臂慌忙上前扶住了她。

“夫人，您醒了？喝药吧，这是狂医配的药，用上两三个月，您的目盲就能治好了。”是小钗的声音，柔柔地传来。

瑟瑟轻轻颦眉，淡淡说道：“小钗，以后还是叫我江姑娘比较妥当。”

小钗怔了一下：“夫人……”

“小钗，你日后不要再叫我夫人了，我们没有拜黑山神，不算真正的夫妻。”瑟瑟冷冷地说道，夫人的称呼，对她来说，简直是莫大的讽刺。

话音方落，室内一阵诡异的寂静，瑟瑟听到一道沉稳轻缓的脚步声传来。

是他！

自从目盲后，瑟瑟的其他感官格外灵敏，只是听到他的脚步声，抑或是闻到他身上的气息，她便能感觉到来人是他。

明春水淡淡凝立在床畔，伸手从小钗手中接过药碗，一挥手，便将所有侍女都屏退了。

“一会儿我便带你去拜黑山神。”他柔声说道，显然心情比昨夜要好。大约听到了她方才那句话，以为她想和他去拜黑山神呢。

瑟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明春水，我不想和你去拜什么黑山神。如若你一定要去，我也没办法，但是，我是汉人，我不承认你们乌墨族的婚事。明春水，你叫你的侍女不要再叫我夫人了。”

明春水看着瑟瑟倔强的样子，淡笑道：“好，那我就按照汉人的风俗娶你好了。”

“来，喝药！”他坐到床畔，执着药碗，轻轻吹了吹，舀起一勺药，送到她唇边。

瑟瑟静坐着没有动。

她的唇，因为昨晚他的肆虐，红艳艳的，映着白玉勺子，竟是说不出的媚丽。明春水心中一荡，黑眸中划过一丝潋滟的波纹。而瑟瑟，却不知眼前的危险，犹自嘟着唇，不愿去喝他送来的药。

明春水微微笑了笑，饮了一口药，俯身，缓缓地移近瑟瑟的玉脸。

瑟瑟感觉到了一丝微弱的风声，等不及反应，樱唇已被他的唇捉住，唇舌交缠间，浓浓的药汁送到了她口中。

瑟瑟生气地一举手，一把扫落了明春水手中的药碗，只听得一阵清脆的响声，药碗摔落在地上。

明春水低低地叹息一声：“来人！”

候在外面的侍女进来将药碗收拾妥当，明春水吩咐道：“再去熬药。”

侍女得令去了。

明春水坐到床畔，声音凝重地说：“我和你说过的，我和她已经了断，你何以不信？如今她身受重伤，无处可去，待伤好后，我会送她走的。”

瑟瑟蹙眉，倒没料到明春水会说出这番话来。可是，他的解释，并没有令她心中有多少欢喜。

明春水望着瑟瑟沉静如水的脸，心里一慌：“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”

瑟瑟苦笑：“你不怕她会伤心吗？”

明春水闻言，苦笑道：“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，并非你想象的那般。其实，自始至终，她都没有接受过我的感情，而且，她已经明确地告诉我，她不会和我在一起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那么，你是被她拒绝了，所以才找我，是吗？”瑟瑟冷声说道，他的解释反而令她心口处闷得难受，原来，她终究是个替补的。

瑟瑟从床畔摸了一件衣衫，披在身上便下了床榻，也不理明春水，径直向外走去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明春水看她摸索着向外走去，心尖处一疼。

瑟瑟冷然笑道：“明春水，就是坐牢房，也有放风的时候吧？”她实在不想和他同居一室，既然他在这里，她就出去好了。

“反了！”明春水低叹道。

“纵然你是天，也不是我的天，我就是反了。”瑟瑟冷声道。

原以为明春水会恼怒，不想却听到他失笑的声音，他缓步踱来，淡笑道：“我是说你的衣服穿反了。”

瑟瑟一愣，明春水已经剥下她的衣衫，将衣服正过来，披到了她肩上。

“我陪你去。”他说道，伸臂欲扶住瑟瑟。

瑟瑟一把甩开他的手臂：“不用！”

她也不去寻门，因为从长廊绕下去，还不如从窗子里跃出去快捷。她摸索到窗子的方向，抬足便从窗子里跳了下去。

置身之处是那片花海，此时似乎是午后，柔柔的阳光笼在身上，暖意袭人。瑟瑟在花海中踽踽前行，鼻端馥郁的花香缭绕，她心情渐好。

明春水始终伴在瑟瑟身侧，看着她在花丛间翩然走过，他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欣喜。

一个侍女匆匆忙忙地朝着花丛这边奔了过来，明春水眸光一闪，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“禀楼主，那位姑娘醒过来了。”侍女扫了一眼花丛中的瑟瑟，低声说道。

明春水闻言，黑眸一亮，回身叮咛不远处的几个侍女：“你们好生看着夫人。”

他走到瑟瑟身侧，低声道：“我去看看她，你自己小心。一会儿，记得喝药。”言罢，急匆匆地去了。

瑟瑟虽然看不到，但是，从他的话音里，却可以感受到他的欣喜，是那般的浓烈。听得他快步离去，瑟瑟哪还有心情赏花，何况，她一个失明的女子，又赏的什么花？

瑟瑟转身沿着窄窄的花间小径，缓步向小楼里走去。出来时，从窗口一跃便出来了，回去时，却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根本就不知窗子在哪里。不小心踩踏了一株花，瑟瑟低叹一声，由着侍女将她搀回到“摘月楼”中。

昔日的她，算不得多么风光，却也是自由洒脱的。怎料到今日竟被明春水如同囚犯般关在这里。而且，还目盲了，她心底不是不惆怅的。

回到小楼，小钗已经熬好了药，小心翼翼地端了过来。瑟瑟待药凉了后，端起碗来，一饮而尽。她盼着这双眼睛，能够早日复明。

不知是目盲的缘故，还是别的原因，瑟瑟觉得时间过得极慢。一直到用了晚膳，明春水还没有回来，想来他和那个女子，有许多话要说吧。

瑟瑟用过晚膳，便开始习练内功，她不会忘记昨夜明春水说的那句话，他说她的武功，和他还差得远。这般狂傲，她总有一日，要和他对决一场，看看他还敢不敢小瞧她。

“小钗，现在什么时辰？”瑟瑟让体内内息运行几周后，便收起内力，淡淡问道。

“快到子时了，夫人该歇息了。”小钗在帘外答道。

瑟瑟淡淡地笑了笑，竟快到子时了吗？一练功便忘了时辰，而明春水陪着那个女子，竟也忘记时辰了吗？

她摸索着走到床畔，正要脱衣睡下，只听得一阵脚步声传来，很快就到了屋内。能这样闯入内室的人，除了明春水没有别人，只是今夜，为何他的步伐有些紊乱？

瑟瑟心中，乍然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难道，出了什么事？那个女子，不是明明醒过来了吗？脚步声在她前方顿住，室内陷入一片寂静。

他站在她面前，却也不说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什么话这么难以启齿吗？瑟瑟冷冷地笑了笑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神色淡淡地坐在那里，等着他开口。良久，只听得明春水低哑的声音从黑暗中飘来：“瑟瑟，你习练的，是什么内功？”

瑟瑟挑眉，没料到他会问她这个。

“你如何知晓，我习练的不是一般的内功？”瑟瑟问道。他这样问，她就明白他一定是知晓她的内功异于常人了。

“上一次，在海岛上，你被海水浸泡得全身冰冷，我原打算输给你内力为你取暖，却发现，你习练的内功和我的内力是相悖的，根本就无法为你输入内力。你练的，是否是辅以奇药，进展神速的内功？”

瑟瑟凝眉，实在想不通明春水何以会问她关于内功之事，他对于她的武功，向来是没什么兴趣的。如此一问，却是为何？

“这，你为何要问这个？”瑟瑟淡淡地问道。

明春水沉默了一瞬，颇为艰难地说道：“她虽然醒过来了，只是，云轻狂的药却并不能将她体内的毒祛尽。此刻，她就是一个活死人，浑身不能动，就连说话也不能。云轻狂说，有一种奇怪的内功是可以逼出这种奇怪的毒的。因为习练那种内功的奇药和那种怪异的内功混为一体，恰是这种毒的解药。”

“是吗？”瑟瑟淡淡地说道，声音云淡风轻，好似事不关己一般。可是内心，却翻涌起滔天的巨浪，原来，他问她习练的是什么内功，是为了，要她救那个女子。她唇角一扯，绽开一抹轻盈的笑意，缥缈得好似随时都会消散在夜色里：“不错，我习练的恰好便是这种内功。”

明春水望着她唇边的笑意，心中一痛。他走上前去，拂开她额前的乱发，道：“她现在

就是一个活死人，只有你能救她。去救她，好吗？”

瑟瑟虽然看不到他，却能感受到他的手从她额前拂过时，指尖轻颤颤的。他是在为那个女子担忧吧？她凝声问道：“你……很想让我救她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明春水轻声应道，只要有一丝希望，他都希望能救她。他不希望她成为一个活死人，那比死了还难受。

“好，我答应你！”她会去救那个女子的。做纤纤公子时，她没少仗义救人。风暖、南星、北斗，都是她救的。对于陌生的、素不相识的人，她都会去救，何况，这一次要救的，是他的意中人。而他，又开口求她，她怎会袖手旁观？

可是，为何心底，这般苦涩啊？和以往救人的心情，是截然不同的。

“走吧！”她回首冲着明春水站立的地方淡淡一笑。似乎，真的不在乎。

那座典雅的院落叫“轻烟苑”。

瑟瑟在小钗的搀扶下，缓步走了进去。她曾好几次从这处院落路过，也曾期盼着能到这座院落去转一转，却不想得偿所愿之时，却是这样的境况。世事难料啊！

院子里，一定栽了许多名贵的花草，因为空气里充斥着馥郁的芳香。穿过一条走廊，上了一级台阶，转过弯，便听见有侍女轻声施礼，然后是水晶帘清脆的叮咚声。

凉凉的夜风消失，身上一暖，瑟瑟感觉自己走到了一间寝居。室内，浓浓的药草味和淡淡的熏香味夹杂在一起，感觉静谧而清雅。

云轻狂正坐在桌前配药，一袭灰袍，此时已被各种药汁浸染得不成样子，好似开了颜料铺一般。他看到瑟瑟被小钗搀了进来，瞬间瞪大了双眼，凝眉问道：“小钗，你怎么让夫人来了？”

小钗眼睛早已经哭红，见云轻狂问起，却并不答话，只是向后努了努嘴。

明春水随后漫步而入，淡淡说道：“夫人习练的便是你说的那种内功，你说说，要如何救人？”

云轻狂惊讶地张嘴：“楼主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一向机敏狂傲的云轻狂，说话都有些结巴了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瑟瑟练习的竟是这种内功。

明春水黑眸微眯，淡淡说道：“云轻狂，说吧，要怎么救人？”

“伤一人，救一人，楼主，你舍得吗？”云轻狂轻声问道，一双黑眸定定地凝视着明春水。静，室内忽然变得好静。这份静谧令人很压抑。

瑟瑟唇边，浮起一抹淡淡的苦笑。

床榻上，传来一阵咿咿呀呀的声音，好似初生婴儿的学语声。瑟瑟知晓，那便是明春水心目中的那个女子了。这样的咿呀声，听在耳中，令人心中格外酸楚。

明春水听到那“咿呀”声，眸光一凝，缓步走到床畔，视线凝注在那个女子身上，痛声道：

“无论如何，都要救她。”

瑟瑟身子颤了颤，其实，明春水的回答，并没有令她多么惊讶。她知晓，他是绝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何况还是他曾经恋慕的女子。如若他不去救她，或许连瑟瑟都会瞧不起他。可是，听到他的回答，瑟瑟心头，还是好似扎了一根冰针般，带来的不仅是针扎般的疼痛，还有冰针化去后的寒意。

黑暗之中，传来云轻狂绵长的叹息，他一字一句，沉声说道：“让病者服下这粒药丸，然后，运功逼毒便是。”

有侍女过去，将躺在床上的女子扶了起来，将那粒药丸送到了那女子口中。摇曳的烛火映亮了女子的容颜，虽然被伤势剧毒折磨得极其憔悴，脸色也是青白色的，却依然可以看出，是一个娇美的佳人。

那女子虽然说身子不能动也不能说话，但眼神却是清醒的。她的眸光清亮亮地凝注在瑟瑟身上，似乎有一丝不解，还有一丝迷惑。

侍女手脚麻利地将一张雪白的毯子铺在地上，明春水俯身，将那个女子抱到毯子上坐好。然后，他缓缓转身，走到瑟瑟面前，伸手握了握瑟瑟的手。

他的大掌很暖，包裹住瑟瑟的小手，重重地握了握，一双黑眸，在瑟瑟清丽的容颜上凝注片刻，柔声道：“她一定会感谢你的。”

瑟瑟闻言苦笑：“那你感谢我吗？”她救了他心爱的女子，他是不是也应该感谢她？

“不，我们之间还需要感谢吗？”明春水低声说道，拉着瑟瑟坐到了那女子身后。

瑟瑟淡若轻烟地笑了笑，他就连感谢她都不愿啊。

云轻狂看了看眼前的形势，知道逼毒势在必行。一挥手，侍女们都退了下去，只留下明春水和他，凝立在室内。

室内陷入一片寂静之中，夜风从半敞的窗子灌入，扬起了瑟瑟墨黑的发，在空中翻飞着，好似墨莲绽开。瑟瑟缓缓地闭上清眸，纤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，投下一道扇形的影子。

她屏息，缓缓运功，只觉得体内内力好似春风化雨般，绵绵不绝向掌上聚集而来。她徐徐伸掌，将掌心抵在那女子的后背上，运功，将体内的内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对方体内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瑟瑟额头上不断有汗珠滚落下来，一滴滴，有如雨下，滚到她唇边，咸咸的。瑟瑟第一次发现，汗珠的味道和泪珠竟是一样的。

肩头上被虎抓破的伤口，火辣辣地开始疼。

瑟瑟凝神再运功，将那女子体内的余毒尽数逼到一处。

对方体内的毒很怪异，确实不好逼出，也怪不得需要习练她这种奇门内功的人来逼。

瑟瑟感觉到毒气已经集结到一处，缓缓抬起手掌，朝着那女子后背上一拍，只听得那女子嘤咛一声，吐了一口血，那血融了毒，竟是乌黑色的。

那女子坐在那里，娇声喊道：“啊！”

虽然只是一个字，却不同于方才咿呀的孩童之语，显然已经好了。

瑟瑟收回玉掌，怔怔地坐在那里，只觉得全身虚脱得厉害，所有的力气似乎都已经被掏空了。体内气血翻腾，头昏脑涨，她徐徐地软倒在地，只觉得喉头内一阵腥甜，一股鲜血喷涌而出。不同于那女子乌黑的毒血，瑟瑟的血是红色的，喷涌在雪白色的毯子上，如桃之夭夭，嫣红如霞。

耳畔传来一声低呼，瑟瑟只觉得身子乍然一轻，似乎被谁抱在了怀里，鼻端淡淡的青竹味扑来。他竟然在那个女子面前抱起了她吗？

瑟瑟根本就无暇去想，头脑一昏，沉入无知无觉的黑暗中去。

瑟瑟觉得自己好像掉进了大冰窟中，日日夜夜受着寒冷的侵蚀。全身上下冷得彻骨，每一次呼吸，喷出的似乎都是冰的气息。眼前永远是一片模糊，却又似看到无数幻象。

娘亲伸手抚着她柔亮的秀发，疼溺地说道：“世间千万女子，无如我儿瑟瑟！”

世间所有为父母者，无不为儿女骄傲，娘亲亦如是。

“娘，娘……”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，嗓子已然喊哑，周遭一片迷雾。有泪盈于眸，娘亲已然不在了，只余她孤零零在世间飘零。

转眼间，似乎又到了东海，她看到爹爹的剑刺入她肋间，瞬间疼痛得难受。

“爹爹……”她哽咽道，父女相见，何以会是这样一种境况。

身上却越来越冷，眼前的迷雾也越来越重，看不清前路，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她站在那里，心头一片茫然。隐隐听见有人在叫她的名字，前方的雾中，似乎有一道白衣翩翩的身影，若隐若现。她不知道那是谁，但是，她感觉那里是她的温暖和牵挂。可是，她却犹豫着不敢追上去。

当她终于要追过去时，却抬不起脚步，因为脚下似乎都是泥泞，用尽了力气，却也拔不出来。

罢了，就让她永远沉睡在这黑暗之中吧！

有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声音一直在和她说着什么，隐隐约约，好像在她耳边，又好像来自她灵魂的最深处。熟悉的气息笼罩着她，温暖的怀抱如同一个张开的厚茧，紧紧地包裹着她。

那是谁？他又在说什么？为何听上去那般痛楚？

秋日的暖阳从半开的窗子洒入，映照在挂着大红帐幔的雕花大床上，床边，放着三只火盆，盆里木炭灼灼燃烧着，一室的温暖。

明春水和衣躺在床榻上，怀里紧紧抱着瑟瑟，虽然室内已经暖意盎然，盖着好几层锦被，可是，他怀里的娇躯却依旧冷如寒冰，没有丝毫苏醒的迹象。她已经昏迷了五天！

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攫住了他的心，他急促而破碎地喘息着。

他一直抱了她五日五夜，虽然说这期间也曾换过姿势，手臂四肢却早已麻木了。但是，他的神志却一点儿也不麻木，只要她有一丝的风吹草动，他便会敏感地发觉。

他知道她绝不会轻易地放弃生命，可是他实在忍受不了她毫无生气地躺在这里。他欠身，

在床榻上坐起身来，让她斜倚在他的怀抱里，低低地，柔柔地，说道：“瑟瑟，有件事，我一直没告诉你，现在想来，或许我应当告诉你的。”

他缓缓地，艰涩地说着。

对于有的人来说，或许回忆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可是，对于明春水而言，那一段回忆，却是不堪回首的。

他还记得他初次离家的那一年，也不过才十几岁，金子一般的年龄。如今想来，那一年，当是他这一生中最凄惨的时候了，然而，若没有那时，他绝不会有今日。那一年，亦是他这一世最重要的转折点。

离家之前，他也曾照着娘亲留下来的一本内功心法习练过内功。只是，对于一个闯荡江湖的少年而言，只有内力而不会招数，无疑是施展不开的，也只有挨打的份了。何况彼时有多少人虎视眈眈，等着将他除之而后快。

一路之上，他遭遇了数不清的刺杀。虽说多次化险为夷，但是，最后一次，他还是不小心中了圈套，被一伙黑衣人生擒活捉。他们并没有将他即刻除之，而是对着他俊美的容颜垂涎三尺。

他们说，不愧是有个昆仑婢的娘亲，瞧这模样生的，大爷若是能玩上一玩，也不枉此生了。

他并非第一次听到昆仑奴、昆仑婢，那时，不管宫内，还是高官富户，家里都会养一些昆仑奴和昆仑婢的。这些昆仑奴、昆仑婢不仅容貌绝色，兼之脾性柔和、心灵手巧。

他们低微的身份，造就了他们凄惨的命运。

宫中的刺绣，大多出自昆仑婢之手。他也曾听说过，那些昆仑婢为了赶绣品，眼睛熬瞎的大有人在。

他也曾听说过，那些美貌的昆仑奴和昆仑婢被主子褻玩的。男子做主子的变童，女子做主子的侍婢，在主子身下婉转承欢。然，却没有一点儿地位，玩腻了，便会弃之如敝履。

他对于他们着实同情，但是今日，却第一次听到，他的娘亲竟然是昆仑婢。

他不信！

他的不信招来那些人的狂笑，他们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“你难道不明白为何你的娘亲那般早逝，就因为你的娘亲是昆仑婢，是以就算是生了儿子，地位依旧卑下。生得美貌又如何，生了儿子又如何，还不是照样被我们主子除掉。如若不是老太婆，你以为你会活到今日吗？不过，我们倒是庆幸你能活到今日，让我们有机会玩一玩身份最高贵的昆仑奴。”几个人以为他今夜必死无疑，是以将他的娘亲是被人所害之事也说了出来。

他如遭雷击，原以为娘亲是因病而逝，却不料竟是被那个人害死的。

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而那几个人，却已经狂笑着欺身而上，将他压倒在地。

那时，他已经被他们点住了穴道，根本就不能反抗，就连挣扎也不能够。他们撕碎了他的衣衫，将他洁白的身躯暴露在夜色之中，就在大街之上，欲对他进行凌辱。